

小言論

第

著

翁文灝堅辭教長

新任命的教育部長翁文灝氏堅辭不就，據他打給友人的電報，說個人昧於教育行政，盲人瞎馬，決難勝任，已電政府，請另簡賢能。截至記者草此文時，翁氏尙無願就的表示，就他這幾句話看來，昧於教育行政而做教長，便等於盲人騎瞎馬，其實照現在流行的風氣，『昧』於什麼，正可大做什麼，『盲人』專喜騎着『瞎馬』亂闖，並沒有人覺得有什麼慚愧，也沒人覺得有什麼不該，翁先生獨斤斤以『昧』字爲言，在有些人看來，也許要怪他思想落伍，不足稱爲識時務的俊傑了！

在北洋軍閥時代，我們常見當時『北京政府』的開員大人們幾於都是萬能的人才，今天長外交部，明天可以忽而調任財政部，過幾時又可調任內政部，往往

以一人而輪長各部，他實際是無所不『味』，而却滿不在乎『味』與不『味』！其秘訣在乎能做官，能做官則『味』而不『味』；不能做官則不『味』而『味』。現在北洋軍閥當然已成為博物院裏的古董，但萬能的現象，似乎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而翁先生獨『自視欽然』，可謂『過人遠矣』。

我們知道翁先生是一位學識湛深的地質學專家，他所主持的地質調查所的成績斐然，久爲國人所推崇。以這樣一位高尚純潔的學者，決非專以做官逢迎爲能事的政客所能望其項背，叫他做教長，我們未嘗不可開個歡迎會，但是想到我國的真正的專家既若鳳毛麟角，彌足珍貴，便把他拉去做官，他的官未必做得好，而專門學術上却遭了一個大損失，這般一想，記者雖絕對沒有和他搶做教長的資格，却很不歡迎他離開地質調查所而踏入教育部裏面去。

我國不但闕官僚無一不自視爲萬能，而社會上的所謂名人，也往往有人把他看作萬能。其實萬能必一無所能；或原來不無一二專能，亦因強作萬能而並失其

原。有。之。一。二。專。能，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實。亦。社。會。的。損。失，自。愛。愛。人。者。對。於。此。點。似。都。應。加。以。相。當。的。注。意。

民心背離中的胡佛

美國每屆選舉總統，總有一勝一敗，『勝敗兵家常事』，原不足奇，不過歷屆失敗的總統候選人，其景象之狼狽，此次胡佛可謂開了一個新紀元，可謂觸足了霉頭！

他尤其狼狽的一次要算十月二十二日赴第特羅作運動選舉演說的一次，他的專車剛到車站時，就有二千餘人對他作示威運動，大呼『打倒胡佛！』他使一千五百萬人失業』，致胡佛被困車內二十五分鐘，由大隊軍警出來彈壓，始得離站赴奧林匹克運動場會所。自車站至運動場開會的地方，路長四哩，兩旁滿立民衆，

總統車過時，或悄然無語，或發怨罵之聲，無一作譽詞者，胡佛總統在車中欲強作笑容，但終不能掩其情感，總統夫人坐在他的旁邊，則雙眉深鎖，默然不語，其窘態可以想見。

據路透社紐約電訊所傳，有人以爲胡佛總統之不復獲選，原因有二：一爲數百萬美人之感受時艱者之盲目憤恨；一爲共和黨宣傳佈置不若民主黨之完善。其實在野的民主黨還用得着宣傳，在朝的共和黨在事實上已有的表現就是牠的最有效的宣傳，在事實上既弄得焦頭爛額，引起國民一般的『憤恨』，雖欲有所宣傳而實難自圓其說，即『佈置』得再『完善』，亦難引起人民的信仰，雖在文字上嘴巴上吹上了天，還是白吹！不過我們却未曾聽見胡佛刮過地皮，未曾聽見他引用滿山滿谷的狐親狗戚，平心而論，他在數年中還是苦心孤詣的很勤苦的幹，美國經濟的不振是資本主義末日的自然趨勢，是制度上的根本問題，就是羅斯福來，也是無可如何的，就此義而稱美國人民『憤恨』爲『盲目』，尙有幾分意義。但此事

至少可以令人愈益深刻感到經濟和政治的密切關係，如對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問題無法作實際上的解決，不管你在嘴巴上吹得如何天花亂墜，大多數人民仍感到切身的痛苦，結果還是奉送你一個『憤恨』，倘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問題擱置腦後，而少數狐親狗戚的腰包問題反大解決而特解決，那『憤恨』更說不上什麼『盲目』了！（以上二十一，十一，十九）

招商局收歸國營

我國唯一最大的航業機關招商局——也可以說是腐敗最著名的航業機關——

最近已以『收歸國營』的名義在報上長篇累牘的供給新聞材料而吸集世人的特殊注意了。本刊對於過渡期間的財政，原主張逐漸增進國營生產事業的收入，務使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國營生產事業的收入能佔國家收入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減輕

人民對於國家財政上的直接擔負，一方面以所得利益公諸全體人民共享。但是我們對於『國營』，須先注意怎樣的『國』？怎樣的『營』？社友新生先生在中國財政的癥結一文裏（見生活七卷第四十期雙十特刊），認為此事『有一個大前提，即須先辦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而後國營生產事業始可得到充分發展而不致蹈官辦事業先肥私囊之覆轍。』現在我們做國民的對於『國營』能存有多少希望，須先問這個大前提解決了沒有？

據招商局新總經理劉鴻生氏對人表示，謂該局歷年來性質不清，厥為國有商有商有商辦及商辦官督等問題。『商辦官督』誠然和所謂『國營』者不盡同，但『國營』和『官』既脫不了關係，『官督』的成績和『官辦』的成績至少有相當的象徵作用。該局全體理監事於本月十四日宣誓就職的那一天，交通部長朱家驊氏在所致的訓詞裏，說起『不料監督制度實行至今，迄已五年，不但毫無成績，而該局營業之崩敗，如狂瀾既倒，莫可挽救。』前監督陳孚木氏甚至有受賄七十

萬圓的嫌疑，躲在香港打着電報裝腔作勢不肯出面，大替官場現形記增加了一頁光榮史！

而且國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將所得利益歸全國民衆共享。現在的鐵路算是『國營』的了，頭等車虧本而三四等車賺錢，加起價來却是三四等活該倒霉，至於乘三四等車擠得好像裝豬仔一樣，那是民衆的當然權利，也可以算是『共享』的一種！闊人要看風景，花車少不得！火車既有花車，將來輪船大可特設花艙，俾得相映成趣！

『國營』兩字怪好聽，但是我們要注意怎樣的『國』？怎樣的『營』？

趣劇

近來我國軍閥們之勾心鬭角，頗能造出有聲有色的滑稽好戲給民衆賞鑑賞

鑑。例如川中兩位劉大軍閥殘民以逞，劉湘不但堂而皇之的大發通電，而且於告捷電中大撒其謊，說什麼『我軍達到地點，人情歡躍，如飲甘露』，老百姓的心理被軍閥們猜得這樣準確高明，『廢止內戰大同盟』非趕緊把招牌放下，急將『廢止』改書『歡迎』不可，否則『歡躍』沒有機會，『甘露』又『飲』不着，豈非不勝瘟透可惜之至！本月二十日漢口來訊，謂二十一軍軍長劉湘以陸海空軍大舉進攻瀘州，駐瀘之第二十四軍劉文輝部悉力拒戰，實行主力之接觸，旬日以來，大小數十戰，雙方損失奇重，他們的勇敢真不在東北義勇軍之下！尤奇的是兩劉同時通電告捷，不知道他們倆互相火併，於他們之外什麼人打了敗仗了！兩劉打給軍事委員長蔣中正氏的電報，各稱『我軍』，不知自蔣委員長看來，兩面敵對的軍隊都『我』起來，究竟誰是真我，誰是假我，俾得論功行賞，傳諭嘉獎！劉文輝致蔣電說起『其最慘者莫如飛機，彈落則血肉橫飛，房屋灰燼，然傷亡者無辜之良民，殘破者精華之地方』，電內並未指明是誰幹的，難道以此表功嗎？

可謂莫名其妙！

最近劉珍年因在山東做了一齣好戲，中央先要把他調駐安徽，安徽反對；改而調駐湖北，湖北又反對；再改而調駐浙江，浙江亦正在反對中，上海全浙公會於二十日電蔣委員長，行政院及軍政部，謂『膠東劉師不容於魯，調皖皖拒，調鄂鄂拒，茲聞調浙，羣情惶駭，浙境安甯，無駐重兵必要，請另指防地，以安人心』，無處無『人心』，何處最便於政府安插衛國保民的軍隊，確是一個很費研究的問題！

聽說劉珍年在膠東雖號稱一師，竟擴充至三萬餘人，可見他志在做大軍閥，鴻鵠之志未達，所以弄得東拒西絕，與其說是他因為做了軍閥而受人拒絕，不如說他是因為未做到完備而倒霉，倘說民衆真已有了拒絕軍閥的力量，那我們真該雀躍三百，中華民國早該太平了。（以上二十一，十一，二十六。）

臥着拿薪水

據報載最近馮玉祥氏對新聞記者談話，有『國家將亡，應臥薪嘗膽，但他們正在臥着拿薪水』等語，末了一句頗饒幽默意味。我們做老百姓的看慣了當今所謂要人也者，往往上台時幹得亂七八糟，下台後却說得頭頭是道，所以我們對於大人先生們的高論，常覺得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但像馮氏說的這句話，對於國難中老爺們的泄泄沓沓醉生夢死好像已倒在棺材裏的心理形態，似乎描摹得頗有幾分似處。拿應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麼罪過，可是一定要『不客氣的』『臥着拿』，那撒爛污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

但是我們如略再仔細的研究一下，便覺得僅僅拿薪水的仁兄們，就是『臥着』拿的，大概都是藉此勉強餬口活家的可憐蟲。講到國家民族的元惡大憝，却是那

些。不。靠。薪。水。過。活。所。拿。的。遠。超。出。於。薪。水。你。雖。求。他。們。僅。僅。安。安。分。分。的。『臥。着』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寶。貝！

誠然，現在有一班全靠着顯親貴戚，在衙門裏掛個街頭吃現成飯的官僚老爺們，拿着薪水無事可做，只須『臥着』就行。他們只要靠着封建的殘餘勢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資格以及能和這種資格發生直接間接關係的人們，都有便宜可掙，都只須『臥着拿薪水』！但是他們不得不求生存，這樣的社會既不能容納這許多求生者，他們只得往比較可以餬口的路上鑽。對這種人我們仍只覺得憐憫，認為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罪惡。

至今上等的貪官污吏和搜括無厭還要打着玩玩的軍閥，那是『臥着拿薪水』並非他們所屑爲的。『捐稅名稱之繁，既已無奇不備；勒借預徵之酷，復又徧及災區。』（見國府請求川軍停戰命令）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萬倍了，但他們却不願安分的『臥着』，却要『罔顧國難，藉故交兵，軍旅因內戰而損精英，黎

庶因兵劫而膏鋒鏑。」就是客客氣氣的請求他們『引咎互讓，立止干戈』（亦見上令），他們仍充耳不聞，玩得起勁，這就請求他們『臥着』而不可得了！

臨死不忘義軍的徐君

滬江大學被車撞重傷殞命的學生徐煥棣君，據他的阿兄所述，徐君因肝部破裂三寸許，不能醫治，致於上月十三晨五時一刻逝世，臨死時念念不忘者乃東北義勇軍，遺囑阿兄將他的衣袋內所餘的二十餘圓捐助爲義勇軍軍費。肝部破裂三寸許是何等痛苦的病症，臨死是何等緊急的時間，乃能於此痛苦呻吟之中，即將瞑目之際，念念不忘東北義勇軍，其意義不在二十餘圓的物質數量，乃在其一片至誠——令人感動的熱血肝膽！他的這種精神，足以代表終必復興的中華民族的青年爲大衆利益而奮鬥的精神！記者對徐君的不幸夭折，敬表無限的惋惜，對於

徐君臨死時的念念不忘民族前途安危的純潔高尚的精神，尤表無限的敬意。

爲民族生存奮鬥而視死如歸的東北義勇軍，其可歌可泣的事實，常傳入我們的耳鼓，使我們感愧，使我們奮發。據齊齊哈爾電訊所傳，謂『日軍佔領道鎮後，谷部隊於十七日（上月）上午十一時與義勇軍一百五十人衝突，該軍隊長爲妙齡女子，騎白馬，身衝入日軍中激戰，遂戰死。』又據北平電訊，『救國軍女隊長陳春波，十日（十一月）率隊攻綏，與敵戰一晝夜，被敵機炸傷左腿，當退韓家溝待機，大部刻已移集熱邊源一帶。』以弱質聞於世的中國女青年，有這樣慷慨赴義的決心和精神，誰謂我們的民族沒有光明的前途？陳女士還有人能舉其名，若單身匹馬戰死的那位女傑，並其名而未宣於世，犧牲一身爲大衆福利奮鬥，但求其心之所安，名固身外物，無足輕重，但是這種無我的精神，愈足令人悲慨感奮。

最近有在廣州某大學任社會學教授的某君來滬過訪晤談，據說他所遇着的在

廣州就有數百青年，均表示苟有裨於民族的拯救，雖死無憾。以效死的精神爲民族奮鬥，這是中華民族的救星。我們於悼惜紀念徐君之餘，連念及此，不禁於黑暗中好像望着了前途微露着的曙光，讓我們攜手努力，共奔前程。

(以上二十一，十二，三。)

無名英雄墓的創建

最近看到創建無名英雄墓委員會送來的一份『募捐啓』，略謂「一二八」之變，我軍苦戰三十餘日，其間抵抗最久，砲火最烈，傷亡最多者，實爲廟行鎮一帶。廟行一村落耳，居民僅百餘戶……敵攻闌北，久不能下，乃續調大軍，改設主攻點於此……我軍因屋爲營，掘壕死守，在炮火機彈狂轟猛射之下，村屋全燬，士卒死亡山積。然於我軍總退却前，敵未能越雷池一步！嗚呼，此非我民族

精神之表現耶！……而當時粉身碎骨之大多數士卒及義勇助戰人民，遇害而不知姓名者，僅餘荒塚纍纍……爰於抵抗最久，砲火最烈，傷亡最多之廟行鎮東南隅，度地營阡，表曰：「無名英雄之墓」……墓之周圍，徧栽花木，藉以供護俠骨忠魂……而二十一年來所受至慘至酷之外侮，可以於後人腦海中，永留一深刻之印象，用以奮起我民族之觀感……」

爲民族大衆的生存而奮鬥，死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自顧其身的無名英雄，誠值得我們的頂禮膜拜，永誌哀思，所以我們對於無名英雄墓的創建，很願樂觀厥成。當日帝國主義的暴軍掠奪東北入寇淞滬的時候，實際奮起抗敵的，在東北僅有馬將軍（後來纔有李杜丁超蘇炳文等健將），在淞滬僅有十九路軍（最後加入一小部分的第五軍），而當時負有守土抗敵的軍事長官固不止此，都明哲保身的不知滾到那裏去了！所以這座墓的建設，除『募捐啓』中所舉的兩點效用外——供護俠骨忠魂與永留深刻印象——還有一個很大的效用，就是愧死只知對國民

耀武揚威，只知在嘴巴上說得天花亂墜的軍閥們！

可是我們如再進一步想想，却還有一點很可痛心。世界大戰後各國也盛行所謂『無名英雄墓』，因為他們在實際上不過做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所以只可憐而無可敬。我國的『無名英雄』抗的誠然是帝國主義了，而實際所保的是什麼？保了同胞大眾呢？還是保了軍閥官僚們的地盤飯碗？這個答案是應由後死的同胞負責回答的，因為死者不能復生，要使得死者不致白死冤死，全靠後死者的努力，這却不是僅僅創建一座墓所能了事的了！

國府遷回南京

距今三十二年前（即庚子，公曆一九〇〇年），因義和團之亂，以致八國聯軍直破京津，前清西太后挾着光緒奔到西安逃難，壬寅（一九〇二年）見無逃難